

景生魁 著

西羌文化 与 洮岷花儿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地方史志研究札记

作家出版社
ZUOJIACHUBANSHE

K287.4

16

K287.4
16

西羌文化与洮岷花儿

——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地方史志研究札记

景生魁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羌文化与洮岷花儿 / 景生魁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8. 6. 26
ISBN 978 - 7 - 5063 - 4995 - 8

I. 西… II. 景… III. 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86809号

西羌文化与洮岷花儿

作 者: 景生魁

责任编辑: 姚少舫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兰州中正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 / 32

字 数: 286 千字

印 张: 12

印 数: 1 ~ 1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 - 7 - 5063 - 4955 - 8

定 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一

张福宏

这是一部研究岷县地方文史的重要文献。

景生魁同志年近八旬,犹勤学苦练,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上下求索。他通过大量的史学考证,各地走访的原始笔记,凝聚了全部心血,日夜笔耕不辍,又为北京奥运会的召开献上了一份厚礼,这确是岷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全书二十多万字,收集文稿七十多篇。这些文稿,大部分在《中华新论》、《西羌文化》、《社会科学》、《花雨》、《丝绸之路》、《甘肃民间文化论文集》、《阿坝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等书刊上发表,同时也有几篇曾被市、县“党史”、“政协文史”采用。其中还有两篇在四川茂县等地参加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好评。

景生魁同志多才多艺,博学广闻。他在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发展史方面,独辟蹊径,喜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文中涉及到的考古学、气象学、宗教学、历史地理学、宏观文化人类学等边缘科学的具体论点,都是引之有据,言之有理的,治学态度也是很





严谨的。他不但是洮岷花儿的研究专家，“北路派”的花儿歌手、“串班长”，而且是县秦腔自乐班的“铜锤花脸”。他在论文中提出的一些有争议的论点，多是生活实践经验的总结，绝非无稽之谈，不可等闲视之。他在工作期间，曾担任过《岷县志》副主编、县广播站特约记者、县文联副主席、政协文史资料特邀顾问、县城关学区少先队校外辅导员。离休后，曾先后评为县、市“尊师重教”、“老有所为”的先进个人，省“离休老干部先进个人”、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多年来，他为了抢救、整理地方文史，写了近百万字的原始资料，有人称他是“活档案”，“岷县的资料库”、“杂家”。可是他不骄不躁，谦逊虚心，甘当小学生，笑着对大家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有生之年，当好岷县文化战线上的普通一兵”。在这部书里，收录的地方文史，篇幅虽有限，但涉及面广，可读性强，很值大家来学习、借鉴。

“生命不息，笔耕不止”。近年来，景生魁同志已出版了五部著作，仅长篇小说就有《群山在呼唤》、《鸭头绿洮砚传奇》、《划过流星的夜空》三部，其他如新体诗歌、传统诗词、戏曲剧本、散文杂感、相声小演唱、电影文学剧本等，收录在册的还不多，有些仍散见于报刊杂志和中小学“校园文学”小报纸上，未能窥其全貌。特别是，他曾与我县已故专家、省著名的民间文艺家宋志贤先生合编了《岷县民俗文化丛书》九本，填补了我县民俗研究的空白，为我县民间文学树立了一座里程碑，功不可莫。真是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我衷心地祝愿：景生魁同志健康长寿，永葆青春，再次开出鲜艳的花，结出硕大的果来。

（作者系岷县县委常委、岷县县委宣传部长）

二〇〇八年六月三日



序二

杨光成

我望着《西羌文化与洮岷花儿》的书稿，对作家、诗人、民间艺术家的景生魁先生肃然起敬，这是他的第五本著作。1995年6月，我到宁夏银川（西夏古都）参加首届党项羌族的“国际西夏学研讨会”。先到西北羌人故地行，作些羌族历史文化的调查。第一站甘肃省甘南合作镇；第二站夏河县；第三站迭部县；第四站舟曲县；第五站岷县。我到岷县县志办，买了本老版的《岷县志》，上面有羌族历史文化记载。景生魁是副主编，我很高兴，便给志办送了三辑《羌族历史文化集》，请转给景生魁先生。主编一般是行政官员挂名，副主编才是真正的学者。参加完“国际西夏学研讨会”，我回到四川马尔康工作单位，收到景生魁先生的感谢信，他说：“我是含着激动的眼泪阅读《羌族历史文化集》的。这是古羌后裔的激情，犹如茫茫大海中看到的星星点点的指航标灯。”

1996年7月，我们创办的《西羌文化》期刊出版，“文化之页”栏目上发了景生魁先生的《‘啊呜令’的起源与发展——兼评甘肃省在研究花儿中的一些问题》。《西羌文化》至2007年共出版12



期,每期都有景生魁先生的稿件,他成了弘扬西北羌族历史文化的号角手和学术上有建树的专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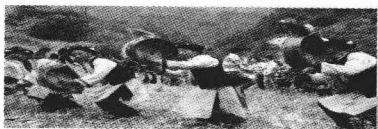
2002年7月,四川省阿坝州西羌学会在茂县主办“古羌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130名参会人员中,有21名外国友人。景生魁先生风尘仆仆赶到会场,我俩握手拥抱,异常兴奋,这是第一次见面。我安排他第一个学术交流发言,他以满腔热忱,即席讲述文稿,口若悬河,论点明确,论据充足,论证合理,博得与会学者们的热烈掌声。

《西羌文化》是全国唯一的羌学期刊,景生魁先生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积极投稿,这是古羌人忘我奋斗精神的延续。羌民是世界东方大族,中国是羌族大本营,历史上它由强大走向衰败,现在走向兴盛,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郁达夫曾在纪念鲁迅的文章中写道:“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一群可怜的生物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道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景生魁先生是西羌文化研究的先进人物代表,他的出现是这个民族希望的所在。

(作者系我国著名的羌学专家,四川阿坝州西羌学会会长,《西羌文化》杂志主编)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目 录



(一)西羌文化纵论

话说伏羲文化	3
“窜三苗于三危”考辩	10
中华文明起源的又一新说	17
古羌族游牧部落中的“西王母”	23
简论中国农耕文化的起源	26
从“岷山导江”说到大禹治水	33
漫话古羌族的兴起和迁徙	37
古羌文化的断想与新探	41
再谈古临洮巨人的出现	47
陇西李氏出羌族	52
试谈中国人的姓氏文化与“姓氏基因”	59

目 录

景氏家族与荆楚文化的小考	63
西羌文化与道教的嬗变	66
远去的西羌泼寒胡戏	73
黑虎羌寨的“万年孝”和“对衣角舞”	76
葫芦世界的彝国人	79
岷州方言与吴方言渊源的刍议	83
三个半月形的遐想	87
半个多世纪羌族史研究的回顾	91
我国古代长城和明代在西北的军事设防	97
甘肃南部傩文化记略	100



(二) 洮岷花儿探幽

“啊呜令”的起源与发展	111
从二郎山祭祀活动说到明代的封神	126
缅甸“胞波”俚谣与洮岷花儿传承关系	131
漫谈“啊呜令”花儿的残缺美	137
八卦符号的起源与花儿研究中的性爱文化	140
和屈文焜先生谈花儿的保护与研究工作	148
“花儿”入诗词 创建新格律	151
洮岷花儿田间作业中的困境与思考	157
再说“啊呜令”花儿的句式和唱法	163
牧场滩上听花儿 一夜采风到黎明	166
苏平与“花儿”	173

闲话花儿演唱中的衬字、衬词、衬句	177
雪山深处访歌手	181
岷州五月花儿会轶事琐忆	190
花儿唱出的口号和“造反纲领”	193
洮岷花儿之乡铁城地区的民情风俗	202
洮岷花儿三唱	213
怀念洮岷花儿研究专家宋志贤先生	221
当好“串班长”，弘扬花儿演唱的传统文化	224
我和“花儿匠娃”串《三国》	228
洮岷花儿中的几个特殊语言	237
洮岷花儿与“龙凤呈祥”	239



(三)地方文史抉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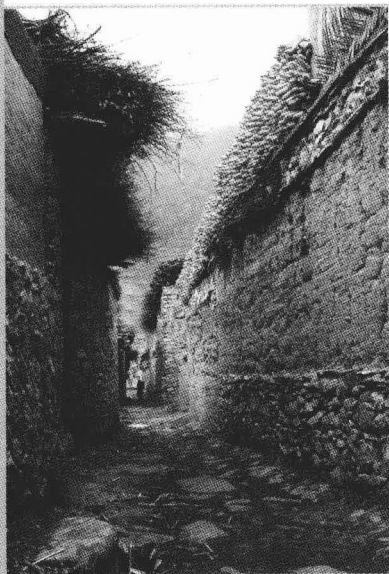
秦长城西端遗址探索	245
岷县秦长城遗址考察	249
董卓与貂蝉的其人其事	253
琵琶舞女救岷州	258
洪家桥头拳打“镇关西”	260
岷藩后裔的传奇人生	263
常喇嘛建寺护真经	266
由莫高窟“舞茵”说到岷州制作的地毯	268
岷县的“老字号”小吃	272
建国前岷县中药材行业的概况	280



目 录

岷县的当归贸易与民俗嬗变	287
戊戌以来岷县几次重大事件补记	291
岷县的民间“宝卷”	296
岷县武术发展史略	298
巧夺天工的洮砚石纹	302
岷州滔山监旧址与古墓葬群	305
时俗娱乐中麻将与扑克趣谈	307
《岷州志校注》一书的得失	310
毛泽东在岷县绿园创作《长征诗》的考证	313
岷州人葬礼中的“含口”习俗	316
岷县农村儿童的歌谣与游戏	318
谈谈档案工作的和谐波与信息波	323
谈岷县籍诗人彭波的诗歌创作	327
岷县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	331
甘南农民起义在岷县	334
道教在岷县的发展概况	342
中寨扎马村“农业学大寨”的回忆	347
对岷县矿产资源开发与水保、环保工作的思考	353
三十年来树成荫	356
后记	360

西羌文化纵论



美大升資



话说伏羲文化

一、伏羲文化与大地湾遗址的关系

伏羲氏人称“人文始祖”，“三皇”之首。一般的说法，他是中国上古第一个帝王，西羌人，比神农氏要早一千二百六十年。可是，又有人说，他是东夷人，其始祖为太昊，发祥地在河南淮阳，比炎帝神农氏要晚一点，“伏羲画卦已是父系社会的事了。”孰是孰非，在我国史学界有两种倾向：一是把传说当作真人真事，进行烦琐的考证，结果治丝愈棼；二是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他们不理解历史发展的渐进过程，不懂得氏族制度是原始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共有的制度，抹杀了传说中古人的口碑记载。

《帝王世纪》、《开国图注》载：“伏羲生成纪。”成纪在何地？《续汉书·郡国志》中说：“成纪在汉阳郡，汉阳即天水。”县城在今秦安县北三十里之小坑川。胡三省《通鉴地理注》中说：“唐时移成纪县治于显亲川。”显亲川是汉窦融弟封侯的地方，故城在天水西北。历代建置几经变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古成纪的范围广泛，应该以天水为中心，包括甘肃省的通渭、静宁、天水、甘谷、礼县、西和等一大片地方。因为这里属黄河上游



的渭河流域,是我国农耕文化发祥地之一。这一带,有五百多处原始村落遗址。特别是,秦安县五营乡邵唐村大地湾古人类遗址,距今已7800—7350年了,属仰韶文化的先驱,比西安半坡遗址的历史还早800年。

伏羲文化和大地湾遗址出土的文物,是一脉相承的。大地湾出土的文物,就是伏羲文化的实物例证,伏羲文化也就是在大地湾遗址的前提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彩陶,是我们的祖先在童年时期献给人类文明的一颗艺术明珠。它是古代造型艺术的代表作品,人类的一项伟大创造。彩陶上所绘的鱼、鸟、蛙和人形,反映了先民们的渔猎生活。同时,还有碳化了农作物种子,证实了农耕文化的萌芽;陶制纺轮的出土,说明了当时已有了原始纺织技术。尤其是早期的墓葬中,女人的墓穴较大,间隔较远,地势较高,陪葬品较多,这证明了当时还是母系氏族社会,女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由此,我们说,伏羲氏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比炎帝神农氏并不晚。

二、从饮食、男女看伏羲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伏羲者,带犬的西羌牧羊人也。生命伏贴犬与羊,犬羊是古代先民维持生命的条件。伏羲氏教民佃渔畜牧,养牲畜以充庖厨,故又名庖羲。伏者,降伏,羲同牺,牺又指宗庙之牲。孟子曰:“牺牲既成。”《吕氏春秋》上说:“殷商克夏而王天下,五年不雨,商乃以身祀于桑林,剪其发,割其爪,自以为牺牲。”看来,我国最早的饮食文化,是与祭祀神明分不开的。祭祀神明是最隆重虔诚的仪式,牺牲牛羊以祭神,祭祀后送到庖厨作膳食。美,就是吃肥肥的大羊肉,延续至今,四川西北部的羌族祭山会上还由主持人持刀分“吉祥肉”。

男女之情,循规蹈矩,是符合天地之道的。《易经》上说:“乾



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代表了宇宙物理的形成。汉代文学家杨雄在《太玄经·玄图》中说：“天道成规、地道成矩。”规矩是世人不可逾越的天地之道。2002年6月，笔者在四川广汉三星堆，看到过出土的手执圆规的伏羲大帝，即“青铜大立人”，他就是掌握人间男女结合之事的。同时，四川崇庆的画像砖、宜宾公子崖古墓棺、山东临沂白庄画像石、嘉祥武梁祠石碑等画像中，都有伏羲执规、女娲执矩的“规矩图”。由此，我们按画像寓意，看出规矩、圆方、天地、阴阳、伏羲和女娲多方面的配置形式。民间故事中《伏羲与女娲成婚》，反映了古代先民们求生存、求发展，繁衍种族的强烈愿望。这类故事，早在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唐代李冗的《独异志》等古籍中有所记载，长期在陇原大地流传，为人们津津乐道。

我们在追溯生命起源过程中，尽管有人用神话传说为其蒙上了伪饰的面纱，但认真地揭开面纱来看，男女交媾的生殖行为，是人类生存和延续的根本方式，生殖器崇拜是最古老的文化现象。伏羲所画的八卦，正是这位“人文始祖观察了男女人体及其交媾活动的结论”。我国现代学者刘鉴唐、高尚仁等都将八卦符号的演变，说成是反映男女交媾过程。八卦符号的演变，始终躁动着生殖文化的精神。这是最纯洁、最庄严的描写，赞成品物交流、宇宙生成的伟大，把两性的结合提到天地交泰的广阔领域之中。“仁者亲之”，保合太和、增福延寿，这是我国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

三、图腾崇拜标志着伏羲文化的兴衰和发展

革命导师马克思说，图腾“是一种表示氏族的标志和符号”。它是氏族崇拜的灵物，原始先民们在“认识自然”的欲望驱动下产生了宗教。图腾一词，语出美洲印第安奥李布瓦人的方言，意



思是“你的亲族”。图腾崇拜的出现,和原始社会末期人类先民们思维中出现的虚幻和超自然观念有密切关系,是母系氏族过渡到父系氏族时期、族外婚制出现后的产物。图腾崇拜,制约着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神韵和威严的习俗。在我国古代,先民们都是以龙为图腾的,龙是先民们的徽记。可是,又有人说:“伏羲是以凤为图腾的,神农是以龙为图腾的,黄帝是虎为图腾的。”很显然,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龙的形象一直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尊敬,龙的精神早已渗透在中华五十六个民族的感情生活和精神意识之中了。

传说,“伏羲龙身,女娲蛇身”、“太昊伏羲氏,风姓之祖也,有龙瑞,故以龙命官”。最早的伏羲氏部落,是以龙为图腾的。“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表现着威武、奔放、剽悍、生气勃勃、所向无敌的力量。翻江倒海,吞吐山河,以太空崩云的气势,起轰轰烈烈的腾飞,它是我们祖先精神力量的化身。可是,以后随着氏族部落的不断繁衍和分化,古羌族在通向华夏族形成的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部落战争(共工与蚩尤的战争、黄帝与炎帝的战争、黄帝与蚩尤的战争)。每次战争结束,胜利的一方不仅不与失败的一方联盟,还把他们的住地赶跑。据说,黄帝在追杀蚩尤之后,命伏羲氏的后裔少昊,“清正司马鸟师”,让少昊统领夷人各部,少昊氏以“鸟为官”,有凤鸟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爽鸠氏、鹁鸠氏等,还有“五雉”和“九扈”。这些全是鸟的名字,于是就出现了凤的图腾。凤为百鸟之王,“凤本火精”,气宇轩昂,美丽飘逸,翱翔于四海之内,鸣之则天下大安,是光明的使者,真善美的化身,更显得庄严和伟大了。凤鸟氏部落分两支,一支在江淮流域,